

在古代,他们夏天是怎么过的?



曾侯乙铜冰鉴

□ 据《南方日报》

近日,全国不少地方开启了“暴热”模式,热得发烫,简直就是分分钟的事。这种天气,大家恨不得24小时躲在空调房里。话说,现在制个冰块很容易,有个冰箱就可以了。可是,在古代,他们夏天用的冰块是从哪里来的——藏冰。早在先秦时代,时人便利用天然冰来制冷,给食物保鲜、做冷饮。

据《周礼》记载,当时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使用,专门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管理“冰政”,负责人称“凌人”。

此部门的编制不小,共有80名“职工”。一般从每年冬天的12月起,工人开始采取天然冰块进行储存。把冬天的冰藏到夏天,再拿出来用,在没有冰箱的当时,古人是怎么做到的呢?

冰窖

古代的藏冰条件当然没有现代人好,方法也比较简单。

每年大寒季节,古人就开始凿冰储藏,因为这时的冰块最坚硬,不易融化。管理藏冰事务的官吏监督奴隶、农民到水质好的地方凿采,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冰窖里。

冰窖都建在阴凉的地方,深入地下。用新鲜稻草和芦席铺垫,把冰放到上面之后就覆盖稻糠、树叶等隔热材料,然后密封窖口,待来年享用。

由于这样储存,每年大概会有三分之二的藏冰会融化,所以古人常常将藏冰量提高到所需使用冰量的三倍。

河南新郑、河北易县、陕西咸阳等地,都曾发现战国时期的冰井。

《水经注》记录,建安十五年,曹操在河南邺城大兴土木,修建了铜雀、金虎和冰井三台的事情。

要说藏冰的规模,那得数清代,《大清会典》说当时紫禁城内有5口窖,藏冰25000块;景山西门有6口窖,藏冰54000块;德胜门外3口窖,藏冰26700块。有学者根据这些记载推算,5000块藏冰窖的容积,相当于现在一幢五层四单元住宅楼的体积。

在炎热的南方地区,常年气温都在零度以上,就是不结冰,该咋办呢——

制冰

大约在唐朝末期,工匠们在生产火药时开采了大量硝石。偶尔他们发现硝石溶于水时会吸收大量的热,能使周围的水降温直至结冰。

于是一些能工巧匠便开始利用硝石制冰。

工匠们将水放入罐内,取一个更大的容器,在容器内放水,然后将罐子放在容器内,并不断地在容器中加入硝石,结果罐内的水结成了冰。

硝石是一种白色味苦的晶体,颜色如霜。硝石的化学名称叫硝酸钙,它溶解于水时会吸收大量热量,使周围温度降低以致结成冰。硝石溶入水后,可以用降温结晶法或蒸发结晶法将硝石再提出来重复使用。

有了这种技术,就大大促进了古代制冷市场的繁荣。

民以食为天,制冷市场的繁荣,必然带来夏季饮食的新突破——

冰饮

当夏天制造冰块成为可能后,市场中也出现了“冰鲜”,人们打捞的海产品,通过冰的冷冻运输得更远、保存得更久,古人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。

再后来,人民开始在制冰时向罐子里放入糖、各种水果等,逐步将冷食产品日益丰富起来。

到了宋代,市场上冷食的花样就多起来了,南宋时期,夏天街市上就有出售“雪泡豆儿水”“雪泡梅花酒”等饮料。

元代的商人甚至在冰中加上果浆和牛奶,这和现代的冰淇淋已是十分相似了。

偏偏家里人还没“下班”,大夏天容易化掉、不冰了,咋办——

冰鉴

不用担心,智慧的古人还拥有一样神奇的法宝:冰鉴!

冰鉴,是古代盛冰的容器,具体方法是将冰块放在一个木制或青铜制作的箱子里。功能明确,既能保存食品,又可散发冷气,使室内凉爽。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。

冰鉴最先是陶制的,春秋中期以后流行青铜鉴。

冰鉴可以看做是一种原始冰柜,使用时,将盛满饮料或食物的器皿放进去,四周围满冰块,合上盖子,不多时“冷饮”就可制成。

“挫糟冻饮,酎清凉些。”《楚辞·招魂》中的这两句话就是说,夏天饮酒,捞净糟沫后进行冰镇,喝起来清凉味甘,煞是舒服。《楚辞·大招》中也说“清馨冻饮”,清澄醇醪之酒冰镇之后宜于夏季饮用。楚国地处南方,盛夏时饮冰镇酒,自然是莫大的享受。

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战国早期1号墓出土的“曾侯乙铜冰鉴”,就是其代表物。

冰鉴的外形其实很有特点,铜制的外壁和内壁之间有很大的空间,若将上面的盖子拿开,俯视它的形状如同一个“回”字。

这好比今天的暖水壶,有个外壳,还有个内胆。不同的是暖水壶的外壳和内胆之间距离很小,冰鉴的外壳和方壶之间则是个很大的空间,具有冰镇、温酒的双重功能。

看完古人的藏冰制冰术,会不会觉得,古人的夏天其实也没那么难过嘛……

有冰块的夏天,就是美好的夏天……

叶剑英吩咐江一真 秘查周恩来病逝原因

1976年底,从牛棚里恢复自由的江一真(此前担任农业部代部长、党组书记),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卫生部清查领导小组副组长,代表中央清查卫生部以刘湘屏为首的有关人员与“四人帮”的瓜葛,还开展了对周恩来病逝原因的调查。

叶剑英等吩咐调查

刘湘屏是已故政治局委员、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老婆,夫妇俩均效忠江青。周恩来所患膀胱癌、肠癌,致命的可能性比较小,如果及早开刀当不致死。叶剑英等一些中央领导怀疑“四人帮”严密控制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探望,是想和刘湘屏暗中搞鬼,借刀杀人,因此吩咐江一真到卫生部后设法弄清真相。

刘湘屏夫妇对周恩来的种种不恭言行已非新闻。另外,江一真也了解到,刘湘屏对朱德也十分不敬。1976年6月下旬朱德接见外宾时患了感冒,住进北京医院后,病情竟无好转。身为医疗领导小组成员的刘湘屏,其态度和神情都使人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,有一次还当着朱德夫人康克清的面问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。朱德从住院到病逝,前后不过10天,这里面会不会有医疗问题呢?还有陈毅元帅,他患的是肠癌,这跟膀胱癌一样,当时应该有条件医治,为何短短时间内竟传来噩耗?远的,江一真还想弄清贺龙等一批开国元勋的死因。

江一真多次找人秘密谈话

江一真亲自找刘湘屏谈话,又分头找吴阶平及其胞弟吴蔚然面谈。作为周恩来的医疗小组成员,这对兄弟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陪伴在病床前。江一真担心有的医生受江青和刘湘屏直接控制,通过医疗事故迫害摧残周恩来。这几次谈话都十分秘密,范围也很小,除江一真和谈话对象外,在场的仅有他的秘书张明俊。吴阶平很动感情地说:我们这些人对总理都有深厚的感情,即使有人这样指使我们,我们也绝对不可能执行。谈到有没有可能出现医疗事故,吴阶平个人的意见是,江青等人拖延了周恩来的最佳治疗时间应是一个因素,因为开刀迟了,致使癌细胞扩散性转移,终归不治。

通过调查,江一真认为,陈毅的病逝也是因为误过开刀时间,使得癌细胞转移。至于朱德的病逝,确实有措施不力、医治不当的因素,但这些是不是就是“四人帮”的直接迫害、刘湘屏的指使,还不能作结论。江一真没有因为“四人帮”倒台了、刘湘屏倒台了,就随便给人扣个帽子交差,他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才作结论。

刘湘屏和徐景贤口供对得上

刘湘屏紧跟“四人帮”整肃老同志的材料屡见不鲜,至于“四人帮”覆灭前,其上海死党企图武装顽抗时同刘湘屏的瓜葛问题,各种说法莫衷一是。刘湘屏的交代是:上海确曾派徐景贤专程到北京找王洪文商量。她听闻风声后,极力想了解“四人帮”的具体动作,给徐打了几次电话,要他回上海前,无论如何都要见个面。而徐景贤在返沪前一晚,确实到人民大会堂见了刘湘屏,但在一个时辰的密谈中,只谈及总的形势很紧张,要密切注意事情的发展云云,至于军事方面的密谋,并未向她透露什么。为了弄清真相,江一真派人专门赴沪,从监狱里提审徐景贤。徐景贤所供,与刘湘屏的交代基本相符。

在讨论刘湘屏是否在卫生部系统形成了“帮派体系”时,莫衷一是。江一真认为对此应慎重,如果冠名“体系”,势必把一大批人牵连进来,而从现有材料看,一些人虽迫于形势、出于各种考虑,曾跟刘湘屏摇旗鼓噪,但还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团体。最后,刘湘屏被中央定性为“四人帮”党羽,开除了党籍,生活待遇基本维持不变。

据《党史天地》